

學術論文

論金正恩的內政外交：以政治過程與地緣政治為視角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of the Kim Jong-un Regime: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al Process and Geopolitics

巴殿君 *Dianjun Ba*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教授

Professor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College

Jilin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朝鮮政治過程不能忽視國內政治對外交政策的影響，領導人的價值觀構成國民對政治制度與外交戰略本身的認同。但是從朝鮮的政治過程模式來解釋朝核問題，這種分析方法很難有效。朝鮮核擁有戰略既是地緣政治現實的需要，也是實現「核邊緣政策」對外交涉的外交手段。具體而言，朝鮮的目標是想解決「權力差距」和應對美日韓軍事圍堵，也可能是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也可能是調和朝鮮內部對立派系間的分歧的一種手段。從這一點而言，朝鮮的動機本身實際上並不是好戰的，或進攻性的，朝鮮核戰略目標是改變朝鮮半島核部署的不平衡狀態，基本上是防禦性的。

In terms of Pyongyang's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ne cannot neglect the influence of domestic politics on foreign policy; the leader's values influence the approval of citizens towards North Korea's political system and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However, the decision making model may be ineffective in explaining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Pyongyang's possession of nuclear weapons does not only stem from geopolitical demands, it also contributes to potential brinkmanship, which serves as a bargaining chip on the negotiation table. Pyongyang may have several potential goals: reduce the power differential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respond to military isolation by the US, Japan and South Korea; satisfy the need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tigate factional competition in domestic politics. In this perspective, Pyongyang's motives may not be belligerent or offensive; North Korea's nuclear strategy may be fundamentally defensive, with the aim of adjusting the asymmetric deployment of nuclear weap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關鍵字：朝鮮、金正恩、雙軌政策、核外交、政治過程

Keywords : North Korea, Kim Jong-un, Dual-track Policy, Nuclear Diplomacy,
Political Process

壹、朝鮮政治過程及其特點

政治的過程就是國家之間或一個國家內部各個群體之間爭奪權力、分享或力圖影響權力分配的過程。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一樣，都是為追求、維持和行使權力的過程。政府的決策過程本質上是政治性的，權力是政治中必不可少的。權力是政治的核心。按照馬克思·韋伯的論點，國家是一個「在特定領土範圍內具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權的人類社會」，可以說，政治過程與權力產生相關。權力統治的產生有三種形式：第一種是世襲制度。通過血統的傳承，實現權力的世襲。第二種是權力獲得來自於神的特殊恩賜，即神授的統治，以增加權力的權威性。第三種是合理合法，根據法律或憲法程式，當選出的統治者。

朝鮮政權可以被視為第一種與第二種形式的權力類型，具有「血統與神授」的特徵。從 2011 年 12 月 19 日，宣佈金正日逝世至今，金正恩政權的繼承過程體現出上述權力產生的許多特徵。如，朝鮮通過對金正日逝世的追悼活動，反復強調金正日遺訓，加大對「天降大將」的血脈相承的輿論機器的宣傳，確認其權力的正統性、權威性，引導國民對新領導人的效忠，實現領袖神化與偶像化的目的，以樹立金正日的唯一領導體制。目前，朝鮮局勢總體穩定、可控。沒有出現大的內部騷亂與國家分裂的跡象，通過大量的接班程式的策劃、人事安排、核心成員清除，有條不紊、一步一步地實施權力交接。

歸納而言，朝鮮政治決策過程具有三個特點：

（一）唯一領導：朝鮮政治過程的第一個特徵是不能忽視國內政治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尤其是國家領導人的理念將具有關鍵性重要的作用。外交政策的最後結果主要取決於朝鮮領導人的基本觀點與立場，而不取決於其他參與者的意圖。

（二）共同的價值觀：第二個特徵是領導人的價值觀成為整個社會的

共同的價值觀，其中包括國民對政治制度與外交戰略本身的認同。

(三) 沒有相互競爭的群體：第三個特徵是沒有相互競爭的群體的存在，如政黨、工會、工商業組織、全國性的組織、開明派和保守派等一大批特殊利益的組織。朝鮮每一次重大政策，無論是國內問題還是外交問題，不會看到各類群體和組織不同的目標和主張，以及其他勢力縱橫捭闔的博弈狀況。

貳、金正恩的權力體制與政策理念

一、金正恩體制與權力結構

由於金正恩掌權的過渡時間很短，很多人預計權力再轉移中可能出現權力衝突。目前來看，朝鮮局勢一切正常，原本打算用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來完成的接班過程突然啟動，這種特殊的政治生態，最終回到了「一人獨大」的個人崇拜的領導體制上來。在朝鮮獨特的政治文化中，一直以來都是個人崇拜，亦即領袖的意志佔有重要地位的國家領導人制度。但在金正恩的權力體制與結構中，出現了幾個變化：

首先從目前權力構成上看，2010年9月28日朝鮮勞動黨召開了第三次代表會議確定的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齡76歲，政治局委員平均年齡79歲。總的看，第一代領導人在黨中央領導集體中佔到60%以上。換句話說，在目前權力結構中，表現為「老人政治」與「少年領導」雙重特徵。

其次，從朝鮮的政治過程來看，軍隊與勞動黨作為國家權力中心的組織部門一直介入政策制定。兩者不同時期的權力大小、責任與分工都有相應變化。朝鮮三代領導人一直在勞動黨與軍隊之間的尋求平衡，以實現權力控制體系的平衡。金日成時期，從軍隊向勞動黨權力讓渡用了50年的時間。金正日則從勞動黨向軍隊權利傾斜，用了大約20年時間。金正恩執政後，宣佈就任勞動黨總書記，強化對黨的機構統領與日常工作的領導，完成集最高軍權、黨權為一身的目標，提高勞動黨的地位。2013年3

月在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期間宣佈進入戰爭狀態，從朝鮮勞動黨有權力宣佈朝鮮進入戰爭狀態可以看出勞動黨崛起的其他一些跡象。其間，9 月份作出了修改，宣佈進入戰爭狀態相關規定已變為由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朝鮮國防委員會和朝鮮人民最高司令部聯合發表的聲明。同時在國營經濟、公司實體及其分配利潤方面也給與勞動黨更多的控制權力。目前來看，金正恩能否將軍方與勞動黨的精英團結在自己周圍，實現兩者之間的權力平衡尚無法判斷。

第三，從政策方向上看，朝鮮民眾對金正恩有著強烈的期待值。金正恩一上臺就承諾搞好經濟，使人民過上好日子。目前，朝鮮的商人有大約 50 萬至 100 萬，事實上的市場現象有了發展，74%朝鮮人去市場謀生。朝鮮政府也在推動擬建的 14 個經濟特區的建設。國際社會的一般看法是朝鮮正在發生變化而且更多重心被放在經濟上。其根據是金正恩提出的「雙軌戰略」的內政外交方針。

二、經濟建設和核武裝建設「雙軌戰略」

2013 年 3 月 31 日朝鮮召開黨中央全體委員會，提出了以經濟建設和核武裝建設並進的雙軌路線方針。「雙軌戰略」的主要內容是，一方面專注於經濟建設，以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另一方面，作為先軍思想的繼承者，既要維護「先軍路線」，又要在保證擁有核的基礎上，選擇核武力和經濟發展並進的戰略。

事實上，朝鮮正在試圖同時實現這兩個目的。首先，促進經濟的增長和多元化。為了實現經濟的多元化，除了推進邊境貿易，建設更多的經濟特區，以發展朝鮮的地方經濟與民間經濟。同時，通過多元化的投資方式，吸引更多外國投資，獲取外匯收入。推動經濟的全面發展。政府 2013 年 5 月公佈了《經濟開發區法》，成立了國家經濟開發總局。工業、農業、旅遊、加工出口和尖端技術開發等領域作為受鼓勵發展的行業，開發區則開

始吸引外來企業。如果企業投資這些受鼓勵行業或基礎設施，就可以獲得稅務優惠。目前，在日本海一側的元山附近，正在建設旅遊特區。還有如，以馬息嶺滑雪場為核心，預計可以接受百萬遊客的酒店和機場項目的建設令人矚目。同時，一些相關的民生項目也大量建設中。

第二，通過發展核威懾，將核武器作為保衛國家安全的工具。朝鮮認為，常規軍事力量無法遏制朝鮮半島「權力失衡」。只有通過開發並擁有「非常規的核武器」，才能保證政權的穩固、國家的安全。同時，可以將“先軍政治”的巨額軍費投入，轉移到經濟可建設中去。客觀上，可以增加國家投入的經濟領域中的資源總量。目前，朝鮮在國家憲法中，明確了朝鮮已經成為一個擁核國家。

參、朝鮮的核外交政策

朝鮮的核政策是內政外交的核心問題。所謂的核政策是指一個國家在核武器使用、研發、部署、安全保障、如何對核技術及材料的擴散與交易進行控制等問題上所持的基本立場。如果從朝鮮的政治過程模式來解釋朝核問題，那麼首先要尋找決定核政策權力中心，還應當注意到在朝鮮是否有若干個或組織介入核政策制定過程。各組織的權力大小、責任與分工。權力中心各部門的目標、達到目標的途徑、各自狹隘的利益等諸如此類問題上的差異。結果很明顯，從上述金正恩權力體制與權力構成來看，這種分析方法很難有效。

國家的大小強弱及其戰略地位是有區別的，決定了國家的動機、目標和行動有所不同。朝鮮作為一個主權國家，追求的目標不僅是自身的生存和維護政權需要，而且還要不斷增強國家實力，提高國際地位。評價朝鮮核戰略及其邊緣政策不應以政治過程模式去評判，這對分析朝鮮國家行為可能是有缺陷的，既不能描述朝鮮國家的面臨的地緣政治的現實，也不能對未來做出判斷。決定朝鮮核戰略，地緣政治因素發揮了主導作用，因

此，地緣戰略與地緣政治理論，作為朝核問題的分析視角，可能是一種較好的手段。至少將朝鮮擁核的某些條件和原因進行簡化，將這些條件和原因諸因素如何相互作用能夠綜合性概括。地緣戰略與地緣政治理論認為，任何國家都是有其既定的戰略目標的設定。其中國家的生存是首位的戰略設計。國家戰略目標的追求部分原因是為了國家安全，部分地是為了國家自身需要。其次，權力也是一個至高無上的目標。換言之，國家的生存和國家的安全在國家戰略目標的排序中居首位，權力居次。

儘管朝鮮沒有公佈明確的核戰略內容，但我們可以通過領導人的講話、對應相關的國際條約的態度、有關部門發佈的言論等，還是能夠看到朝鮮現行的核戰略及其政策，概括出如下幾點：

（一）努力確保核國家地位。朝鮮已經將核擁有國寫入憲法。從朝鮮的官方表態、黨代會通過的檔以及相關的聲明來看，朝鮮對本國所面臨的軍事威脅進行了全面的評估。將美國及其盟友列為朝鮮的主要威脅。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美國為維護全球霸權，仍將會對朝鮮實施敵對性外交，推行政治、經濟與軍事的遏制、圍堵政策。面對這一地緣政治的巨大威脅，朝鮮也將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強化維繫核國家地位。

（二）朝鮮不放棄首先使用核武器，不會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2013年4月1日召開的朝鮮最高人民會議上，通過了《關於進一步鞏固自衛性擁核地位的法律》。在該法的第2條規定：「朝鮮核武力服務於遏制和擊退對共和國的侵略和攻擊，對侵略據點實施殲滅性的報復打擊。」在該法的第5條中指出：「只要無核國家不與敵對的核擁有國相勾結對我共和國發動侵略或攻擊，我國不會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或者威脅使用核武器。」¹通過立法，從法律層面肯定朝鮮擁核具有合理性。面對美日韓多次的軍事演習，無論是在軍隊數量、常規武器品質，還是核武器數量與品質上朝鮮都無法佔有優勢，基於上述狀況，朝鮮目前可能還是更多地將核武器視

¹ 〈北韓立法鞏固擁核〉，《朝鮮日報》，2013年4月1日。

為一種政治工具，作為一種核遏制手段鎖定地方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及主要的政治、經濟核心地區。事實上，朝鮮有限的核實力無法達到以牙還牙的核對抗及其第二次核打擊，目前的朝鮮重視的更多是要達到預期的維持國家存亡的心理預期。

(三) 組建優化核部隊結構。朝鮮領導層認為，美國遏制朝鮮的極端手段可能是威脅使用核武器，特殊情況下，甚至會直接對朝動用核武器打擊手段。組建優化核武器研發、部署，實施地面、還是與空中的偵查、預警、指揮資訊網路多層聯合運行是朝鮮今後中長期的核戰略基本方向。

(四) 不承諾核武器擴散的義務。2013年3月朝鮮第三次核子試驗後，宣佈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其條約規定：作為締約國不直接或間接向任何國家轉讓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裝置或對這種武器或爆炸裝置的控制權，不以任何方式協助、鼓勵或引導人核武核國家製造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裝置的控制權。任何情況下，都不對任何無核國家或是地區使用或是威脅使用核武器。朝鮮宣佈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釋放出的信號及其衍生出的問題值得關注。為向美國公開叫板，朝鮮通過核武器擴散對美國遏制政策實施反遏制，成為一種可能的選擇。

肆、朝鮮核外交政策的危害

核問題的產生取決於它的環境，即取決於牽涉的是哪些國家以及它們如何關聯。它基於許多的政治與安全要素。有些國家曾經走上核國家之路，但周邊環境沒有形成威脅，就逆轉了核政策，放棄了核武器。如，南非、巴西、阿根廷。換句話說，核開發的國家行為方式深受國際環境與所處的國際體系的影響，如果一國面臨強大的敵對國家包圍時，會自發地考慮依憑開發核武器，尋求對敵視的外部世界核威懾。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政策導致東北亞均勢失衡。表現為：美國的導彈防禦計畫對亞洲戰略武器平衡帶來了破壞性的影響。美韓同盟與美日韓軍事合作導致朝鮮鋌而走

險，也就是發展核武器回應美國。導彈防禦技術的開發與核部署刺激了朝鮮增加導彈規模與開發核技術。

美日韓軍演與軍事威懾迫使朝鮮不斷發出核威脅。未來的朝鮮半島的危機潛藏著核危機的對抗。由於核武器限制了衝突的升級，高強度的核危機機會對衝突所有方都會帶來毀滅性的傷害，戰爭的成本不可能有任何國家贏利，有可能帶來朝鮮半島暫時的「戰略穩定」。但核武器具有另一個可能有害的結果——「戰術不穩定」。由於小規模的常規戰爭代價不高，可能誘惑某些國家在戰術上發動低層次的衝突。這種依靠常規戰力求優勢的做法，仍是危害朝鮮半島穩定的主要原因。但由於地理臨近性、周邊敵對環境與意識形態差異，可能引發意想不到的後果。朝韓彼此接壤，核武器飛行距離極短，預警體系很難為決策爭取足夠的時間。兩國首都相近，存在災難性的「斬首」襲擊的危險。朝美、朝日高度的敵對關係，及其事實上的處於戰爭休戰狀態的敵對環境，朝鮮與這些國家即使地理上並不接近，但在軍事上也十分靠近。意識形態的巨大差異，導致「每一方都將對方的防禦性動作解釋成進攻性的行動準備」。²儘管朝鮮核武庫規模很小，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數量，而在於核武庫的結構。由於缺少成熟的核武器系統危機管控，朝鮮不僅毫不理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則，而是採取了挑釁的核打擊政策。這種冒險的核行為，存在導致誤判、偶發、事故性的核戰爭的危險。

冷戰的歷史表明，儘管核開發國家的政治體系多種多樣，核開發問題似乎與一個國家的政治體系無關，但有跡象表明：在擁有核武器方面，軍事領導強人更傾向於核武器開發的傾向。

朝鮮的「先軍政治」框定了一切以軍隊為先的傾向。毫無疑問，這種軍政體系會加快核開發的步伐。也潛藏著核威懾惡性發展的風險。朝鮮的

² Devin Hagerty, *The Consequence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8), pp.92, 106.

核子試驗、核設計、核指揮、核控制等相關的管理由軍方控制，軍方領導人的衝突性偏好，更容易受到武力解決國際糾紛的誘惑。以往的擁核國家通常是通過核威懾謀求國家的安全。既國際關係通常講的規則「核國家互不交戰」。但是朝鮮的「先軍政治」導致非文人控制著核武器，產生了不同於其他核國家的核管理體系。擁有核武器，當然有著防止預防性戰爭的一面，同時也可能為了局部利益發動戰爭，引起事故性核戰爭。尤其是作為地緣戰略要地及地緣政治鴻溝的朝鮮半島，更會加劇核災難的後果。如果出現核衝突，會引發一系列的自然、人道與技術方面的災難。如地震、火山、核污染、難民、核設施毀滅等，朝鮮半島的「潘朵拉核魔盒」一旦肆虐，不僅涉及朝韓雙方，而且會擴大到周邊各國，毀滅性的結果不可逆轉地導致東亞地區，甚至是全世界進入「人類文明的最後審判日」。

朝鮮半島核風險另一個不良結果是多米諾骨牌效應。朝鮮核問題的實質不在於朝鮮是否應當進行核子試驗，而在於朝鮮的安全是否通過成為有核國家來加以維護。在朝核危機中，對先發制人攻擊的恐懼與和平協定的缺失成為朝鮮核武裝的理由。朝鮮追求核能力出自於對美國與鄰國韓國的恐懼，在常規軍力方面，與韓國競爭幾乎是不可能的，而擁有核武是最近一條可以實現勢均力敵的低成本的途徑。安全問題對朝鮮而言，是生存問題。擁核既是消除恐懼的需要，也是戰略威懾的手段。戰略威懾的前提是對軍事打擊與軍事報復的恐懼，其有效亦在於擁核國家害怕核戰爭。核武威懾並不需要擁有很大的核能力。在核武器面前，任何一個國家只有冒著毀滅性核子打擊報復的風險，才敢發動戰爭。此既 Joseph Nye 所稱的「水晶球」效應。³

某種意義而言，核威懾限制了暴力的範圍和程度。「核威懾可以…開啟一個經久和平時代，擁有核武器成為爭取邁向和平的一個因素」。⁴核樂

³ 擁核國家之間，一旦武力失控，所有各方都將面臨災難。常規戰爭場合，武力衝突控制這個「水晶球」被隱藏起來。而核武器的場合，它表現的清澈剔透。

⁴ John Burns, "War-Wearied Kashmiris Contemplate the Price of Peace," *New York Times*, July

觀主義的「核穩定論」，助長了一些安全問題尚處於生存階段的弱小國家不斷開發核武器，也帶動了那些尋求成為核武大國目標的國家之核開發的欲望。多米諾骨牌效應必然導致朝鮮半島的核門檻不是位於三八停火線上，而是會外溢或者環溢到整個東北亞地區。核武器的存在防止了一般的衝突全面升級到核戰爭的層次，但並不確保衝突地區不會出現戰爭。從來沒有哪個國家滿足於最小程度的威懾。追求最大程度的「絕對威懾」遏制對手是核國家的目標。如果維持可存活的核武力的能力，需要形成與核力量相匹配的運載工具及其穩固可靠的第二次打擊能力。這樣的核邏輯會導致強大的一方去阻止對方追求最大程度的“絕對威懾”，這樣會導致危機局勢的失控。

伍、結論

朝鮮不會偏離「先軍政治」的國家路線。朝鮮政權的政策變化與政治過程不取決於「權力轉移的構成，而是取決於權力本質的特徵」。圍繞著朝鮮的權力轉移問題，本人贊成這種權力轉移將會帶來政策變化。但世襲性權力轉移無法從根本上滿足政策變化的現實需求。前任領導的政治遺產或意識形態是制約政策變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金日成—金正日的牢固政治基礎是金正恩政權的啟動源泉，金正恩在一定時期內致力於金日成—金正日的繼承事業，會在此過程中逐步構築自己的領導力量。金正恩政權作為世襲體系必須保障接班的傳承性，他將在繼承和鞏固兩個方面進行施政活動，但繼承是主要的，即使存在相對「自我式主義」的營造，也是以繼承性為前提。金正恩政權只能靠貫徹前任領導者的遺訓，通過「遺訓統治」來鞏固政權、維持政權，這是保持朝鮮社會穩定的根本之策。先軍路線是金正恩無法放棄的旗幟。儘管提出經濟與

軍事並行的口號，優先發展軍事的權力本質不會有根本性的變化，「先軍政治」導致的「先軍外交」仍舊是未來的金正恩體制的核心內容。

未來的金正恩主義不會完全以黨領軍。朝鮮政治可以概括為「槍桿子哲學」。同中國的發展道路不同，朝鮮的革命歷史可以看出，朝鮮先有軍隊（1927年）後有國家、政黨。正是由於軍隊性的決定作用，才應當使槍桿子出政權，變為管政權、保政權的機制。先軍政治是統領朝鮮國家一切的政治、經濟、安全與外交方向性、根本性與全局性的總路線。表現為經濟要優先發展國防工業，政治要一切服從先軍政治指導思想。完全的以黨領軍不僅不符合朝鮮發展的歷史，也不存在現實政治的基礎。

不能過高地評估朝鮮重視經濟改革發展的傾向。從現實來看，朝鮮的市場勢力不斷擴大。由此形成相互利益關係。它是由普通百姓，大大小小的商人階層，寄生于這些商人的中下層官僚，黨、政、軍所屬創匯公司及其官僚還有與此密切相關的貿易指導員，利用權力直接、間接介入市場交換尋找政治經濟利益的中央及地方的上層官僚組成的一個網路。可見，朝鮮的市場及市場交換根植於多種多樣權力機構之間的合作與共生關係中。但朝鮮政府對市場處於矛盾狀態，國家配給能力的不足要靠市場來加以彌補，它帶來居民的自生的、自發的、自力更生式的市場力量。但市場畢竟又是「非社會主義溫床」。因此，市場因素僅僅是朝鮮計劃經濟的「輔助性空間」而存在。朝鮮領導層內部可能會出現對國家發展戰略的分歧，但改革開放不會成為主流。因為在朝鮮「強國家、弱社會」的集權主義下，儘管普通民眾對第三代領導充滿期待，但一切情緒都是可控的。在目前嚴峻的政治、經濟的局面下，朝鮮會陷入了兩難處境。一方面朝鮮要鞏固政權，同時要擺脫目前的經濟困境，必須大膽地實施改革開放政策，這不可避免帶來外部資訊的衝擊，會威脅到朝鮮政權與社會的穩定。朝鮮目前的做法是在特定的地區實施改革開放，同時，朝鮮更加加強資訊封鎖、思想教育及統制系統。但這種做法很難持久。

朝鮮不會自動放棄核武器及其核升級戰略。朝鮮核擁有戰略既是地緣

政治現實的需要，也是實現核邊緣政策對外交涉的外交手段。從廣義上說，擁有核武器的決定是出於戰略性的動機，使朝鮮的政治與軍事地位得到改善，借此可以影響整個朝鮮半島的政治與安全環境，可能提高朝鮮處理其他各種問題的能力。具體而言，朝鮮的目標是想解決權力差距和應對美日韓軍事圍堵，也可能是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也可能是調和朝鮮內部對立派系間的分歧的一種手段。從這一點而言，朝鮮的動機本身實際上並不是好戰的，或進攻性的，朝鮮核戰略目標是改變朝鮮半島核部署的不平衡狀態，基本上是防禦性的。

核武器的控制只有在它不再是必需的時候才會成為可能。⁵供給與需求同時存在，核市場才能存在。核武器需求的市場一直以來都很充足。其表現鏈條是：鈾濃縮技術---核武器技術---兩彈合一技術。這些已經成為這個市場的交易產品。核武器既有貢獻也有風險，至少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大國之間無戰爭狀態。核威懾維護了全球的共同安全與利益。但核威懾在核多極化的形勢下是否還會起作用。核擴散的現象與性質和規模都在發生改變。核技術與彈道導彈的市場網路更隱秘更多元。公開援助、非法出口、間諜活動等，加劇和買賣市場的擴大。核武器擁有的國家越多，使用的風險就越大。這一禁忌一旦打破，後果是災難性的。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米勒認為「世界是可以同一個有核的伊朗或朝鮮共存的，正如世界已經同一個有核的中國共存了 45 年，而中國曾經一度被認為是一個十足的無賴國家」。⁶一些學者認為：如果通過形成明晰的共同協議，要求對每個細節制定詳細的安排，來推動武器裁減，這一事業反倒難以推進。在大多數情況下，武器的削減與控制往往是一方主動宣佈削減武器計畫後，其他各方很快會步其後塵。如，1991 年美國宣佈單方面削減核武器，蘇聯、法國、英國也快步跟進。這一現象

⁵ 約翰·米勒，〈對核武器的重新思考〉，《外交政策》(2010 年 1-2 月號)。

⁶ 同前註。

被稱為「反向的軍備競賽」。反向的軍備競賽有可能是可逆的、無序的、甚至是混亂的，但歷史事實證明：如果沒有正式的裁軍協議，有可能會使武器裁減更進一步有效地開展。正式的裁軍協定只能會減緩和打亂裁軍進程。換言之，精心制定正式的裁軍協議是「正向的軍備競賽」的結果，而正向的軍備競賽都是威懾和遏制戰略的推動，最終演變為猛烈推動的結果。